

世界 悬疑 经典

—— ◆ 悬疑中的悬疑 · 大师中的大师 · 经典中的经典 ◆ ——
WORLD CLASSIC SUSPENSE COLLECTION
(英) 柯南·道尔 等◎著 宿春礼◎编译

世界 悬疑 经典

WORLD CLASSIC SUSPENSE COLLECTION

(英) 柯南·道尔 等◎著 宿春礼◎编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悬疑经典 / (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A.) 等著; 宿春礼编译.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113-4162-4

I. ①世… II. ①柯… ②宿…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44572号

世界悬疑经典

著 者: (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A.) 等

编 译: 宿春礼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文 程

封面设计: 异一设计

文字编辑: 晓 楠

美术编辑: 玲 玲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1020毫米×1200毫米 1/10 印张: 44 字数: 800千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4162-4

定 价: 29.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58815875 传 真: (010) 58815857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悬疑小说也被称为神秘小说，它囊括了惊悚小说、推理小说等多种文学样式，是一种惹人喜爱、独具魅力的文学体裁。20世纪以来，阿瑟·柯南·道尔、希区柯克、埃德加·爱伦·坡等一批世界级悬疑大师们，以其天才的情节构思、诡谲的氛围营造、缜密的逻辑推理，凭借深厚的人文底蕴，写下了无数家喻户晓的名篇佳作，塑造了众多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这些经历了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不仅使悬疑小说步入了世界文学的高雅殿堂，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感染了成千上万的人们，而且还影响了许多有志于侦探事业的读者，给人们以精神上的享受和智慧上的启迪。

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阅读一些情节跌宕、惊心动魄、兼具文学性和思想性的悬疑小说，不仅可以收获新鲜离奇、快意迭起的阅读感受，还可领略其迷人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思想内涵；而其中天才的构思与推理的创新手法，更开启了一种颠覆性的思维开掘与探险历程，十分有利于磨炼敏锐的洞察力，提高思考力和判断力，从而受益一生。

然而人生匆匆，一个人要在短暂的一生中，穷经皓首式地遍阅悬疑大师们的所有作品，既不现实，也不经济。为了让广大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有效地了解世界悬疑小说，获得最佳的阅读效果，编者精近百篇经典悬疑小说，囊括了世界悬疑大师的经典力作，如阿瑟·柯南·道尔、希区柯克、埃德加·爱伦·坡、阿西莫夫等的名篇佳作，全面展现了悬疑小说的各种形式，反映了世界悬疑小说的精华。这些作品分为“与鬼同行”、“私宅凶案”、“惊世骗局”、“注定的命运和亡灵”等12部分，每一篇都演绎着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惊悚故事的诡异氛围，将让你毛骨悚然；悬念故事的凶险奇幻，将让你无法抗拒；推理故事的云谲波诡，将引爆你的思维……是一部集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令人瞠目的阴谋诡计、无懈可击的推理论证为一体的精心雕琢的作品集。这其中的悬疑环生、惊心动魄、谜团迭起，宏大的故事场面，一浪高过一浪的悬念，可怕的鬼怪灵异等，令人在紧张的悬疑气氛中，随着情节变化起伏而荡气回肠，感受其带给心灵的极度震撼。书中恐怖气氛的渲染和营造让人顿生身临其境之感，忍不住战栗、惊叫。众多推理故事呈现的步步凶险、步步陷阱、步步推论、步步为营，更会让你不知不觉沉迷其中，在纷乱的迷宫里探索智慧灵感的出路，体验真相水落石出的快感。尤其令人称绝的是字里行间始终流淌着令人震惊和沸腾

的魔力，甚至残酷的激情，带给读者以无限激荡与震撼。

本书呈现的精彩的故事、鲜明的人物形象、别具特色的叙述手法，无不展示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绚丽多彩的艺术魅力，将带给你独特而又充满快感的阅读感受。这些作品不仅提供了可资参考、学习、研究世界悬疑小说的范本，也将使你经历前所未有的思维风暴。

当你翻开这本书，你就开始了一段奇异的旅程，这里有最诡异的灵异事件，这里有最神秘的种种悬案，这里有一个个玄奥的谜团……你将和最著名的悬疑大师一起，经历一个个前途诡奇难测的奇幻事件。这将是一场智慧与勇气的较量，这将是一场生命与时间的追逐，一个个故事的答案，正在等着你去揭晓；一幕幕场景的精彩，正在等着你去体验。掩卷之后，许多小说中触目惊心的场景、匪夷所思的情节，定会依然萦绕在你脑海中，挥之不去。在体验到一种放松，一种与作者进行顶级智力博弈的快感的同时，帮你把恐惧消化掉，变成勇敢的营养；把悬念破解掉，变成智慧的结晶。





与鬼同行

猴爪/[英] W. W. 雅各布斯	2
恐怖的黑水池/[美] 亨利·特里特·斯佩里	7
地狱之旅/[英] 哈兰·莱林	10
沉睡谷传奇/[美] 华盛顿·欧文	13
坎特维尔城堡的鬼/[英] 奥斯卡·王尔德	16
手形怪物的故事/[国籍不详] J. 谢里登·勒法努	21
闹鬼的玩具屋/[英] 蒙塔古·罗德斯·詹姆士	23
杀人的电影录像带/[英] 奥克基特·德莱思	28
圣诞颂歌/[英] 查尔斯·狄更斯	32
遇上幽灵船的船/[美] 弗兰克·诺里斯	37
道林·格雷的画像/[英] 奥斯卡·王尔德	41
一直缠着我的鬼魂/[国籍不详] J. K. 班斯	48

致命的梦魇

死亡的花朵/[英] 希区柯克	50
他是谁/[英] 希区柯克	52
顶层之上的房间/[美] 休·B. 凯夫	55
黑猫/[美] 埃德加·爱伦·坡	59
普普尔/[法] 亨利·特罗亚	63
死亡之旅/[美] 马克·萨弗兰科	67

私宅凶案

女房东/[英] 罗尔德·达尔	74
蜡泪/[比] 乔治·西默农	77
鲜花与凶手/[英] H. C. 贝利	81

恐怖蜡像馆/[美]罗杰·托利 88

局中局

你就是杀人凶手/[美]埃德加·爱伦·坡 96

假痣/[英]贝莱斯弗 99

连环结/[英]希区柯克 105

红发会/[英]阿瑟·柯南·道尔 110

一张飞往月球的机票/[美]唐纳德·奥尔森 116

密探/[英]希区柯克 121

午夜追踪/[英]希区柯克 124

致命因素/[英]希区柯克 129

生日杀手/[英]希区柯克 133

血色复仇

死者的报复/[美]S. 福勒斯特 140

黑吃黑/[英]希区柯克 142

挂毯上的射手/[美]刘易斯·斯彭斯 147

勒索/[英]弗·福塞斯 150

一箭双雕/[英]希区柯克 156

惊世骗局

警官的副业/[英]希区柯克 160

外乡人/[美]罗伯特·L. 菲什 164

敲诈/[英]希区柯克 168

被窃的信/[美]爱德华·爱伦·坡 170

百密一疏/[英]希区柯克 175

寻宝游戏/[美]艾勒里·奎恩 179

角力/[英]唐纳德·奥尔森 186

可怕的枪声/[英]希区柯克 190

离奇的失踪

探长与女郎/[比]乔治·西默农 196

盗尸/[国籍不详]弗雷克·西蒙内利 203

穿羊皮大衣的人/[法]莫里斯·勒布朗 210

摄像师失踪之谜/[英]伊安·摩森 213

消逝于湖上/[美]欧内斯特·萨维奇 219

从海上漂来的木乃伊/[美]爱德华·D. 霍克 226

高智商犯罪

孪生兄弟作案记/[美]吉尔福特	236
羊腿/[美]斯达尔·爱克厄尔	242
世界上最友好的人/[英]亨利·史雷沙	245
致命的星期三/[美]唐纳德·奥尔森	249
夜莺山庄/[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253
绝顶高手/[英]希区柯克	259
戴面纱的房客/[英]阿瑟·柯南·道尔	263

来自坟墓的故事

盗尸者/[英]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270
唐穆尼奥·桑乔·德·伊诺霍萨的传奇故事/[美]华盛顿·欧文	275
厄舍古堡的倒塌/[美]埃德加·爱伦·坡	277
住在教堂墓地的男人/[英]蒙塔古·罗德斯·詹姆斯	280
泄密的心/[美]埃德加·爱伦·坡	281
无底穴/[美]安布罗斯·比耶尔斯	284
塔楼中的房子/[英]E. F. 本森	286
静/[美]埃德加·爱伦·坡	291

被诅咒的生灵

化身博士/[英]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294
那是什么？/[美]菲茨-詹姆斯·奥布赖恩	295
弗兰肯斯坦/[英]玛丽·雪莱	299
巴尔角的故事/[国籍不详]E. 赫伦 H. 赫伦	300
吸血鬼伯爵德古拉/[爱尔兰]布莱姆·斯托克	305
大理石人/[英]E. 内斯比特	307
巴什克维尔的猎犬/[英]阿瑟·柯南·道尔	313
木乃伊的故事/[美]埃德加·爱伦·坡	315
女吸血鬼卡米拉/[英]乔瑟夫·协利丹·雷·法纽	316

注定的命运和亡灵

螺丝在拧紧/[美]亨利·詹姆斯	320
谋杀审判/[英]查尔斯·狄更斯	322
在克罗普斯堡要塞/[国籍不详]拉尔夫·A. 克兰姆	326
德国学生历险记/[美]华盛顿·欧文	330
鬼仔马车/[国籍不详]艾米莉·B. 爱德华兹	332

1号支线，信号人/[英]查尔斯·狄更斯	338
红死魔的面具/[美]埃德加·爱伦·坡	344

未知世界的怪谈

死尘/[美]艾萨克·阿西莫夫	348
人魔岛/[英]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354
思考者玩具/[英]约翰·布朗勒	358
有去无回/[美]克利福德·西马克	365
T病房的病人/[美]阿尔弗雷德·贝斯特	370
月亮是个严厉的女主人/[美]罗伯特·海因莱因	379
新加速剂/[英]赫伯特·乔伊治·威尔斯	386
AL-76号走失记/[美]艾萨克·阿西莫夫	393
侦察/[美]克利福德·西马克	400
猩猩的悲剧/[英]希区柯克	408
与鼠龙对局/[美]科德威纳·史密斯	413
我的房客/[保]埃米尔·马诺夫	419
“你们这些回魂尸……”/[美]罗伯特·海因莱因	425



世界悬疑经典

与鬼同行



猴爪/[英] W. W. 雅各布斯

拉波诺姆·维拉镇的傍晚又冷又湿。在一间小小的客厅里，挂着厚厚的落地窗帘，炉火烧得很旺。壁炉边上，白发苍苍的母亲静静地坐着织毛衣，她的丈夫和儿子正在下国际象棋。

那位父亲本来要赢了，却在最后时刻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使棋局发生了无可挽回的大逆转，把他妻子都吸引过来品评。

老沃特说道：“听啊，起风了。”他看着这个致命的错招，想转移儿子的注意力，使他发现不了它，但已经太迟了。

儿子冷冷地扫视一下棋盘，说道：“我听着哪。”他伸出手推动棋子：“将。”

父亲说：“我几乎不信他今天能来。”他的手犹豫不决地在桌子上方悬着。

儿子却毫不含糊地继续说：“将！”

老沃特突然高声叫喊起来，用词出人意料的粗鲁：“住得这么偏远真是糟透了！周围都是些荒野，到处都那么泥泞、偏僻的，真是太糟糕了。院里的小路像个小水沟，而外面的大路简直像一条河。我不知道人们作何感想，我想大概路旁只有两座房子是供出租的，所以他们觉得没什么要紧的。”

他妻子安慰道：“不要紧，亲爱的，也许下一盘你就赢了。”

老沃特心情立马好转，他偷偷地瞥了一眼母子二人，话在嘴上打住了，稀疏的灰胡须中，隐匿着一个得意的暗笑。

儿子赫伯特·沃特说道：“他来了。”与此同时，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接着有沉重的脚步声走近门口。

老沃特殷勤而急切地站起来过去开门，向刚到的来客表示欢迎，来人也问候了他。一个高大结实的男子随着老沃特走进屋子，他眼睛小而亮，面色红润。沃特太太一边轻轻咳嗽，一边不禁发出“啧啧”声。

老沃特介绍说：“这位是军士长莫里斯。”

军士长摆摆手，坐到摆在壁炉边的椅子上。

沃特太太在炉子上放了一只黄铜小水壶，然后殷勤地去拿威士忌和酒杯。

几杯酒下肚，军士长的眼睛更亮了，开始侃侃而谈。沃特一家三口人怀着强烈的兴趣注视着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他在椅子上正了正宽肩膀，谈起旷野的景观和自己英勇的事迹，谈起战争和瘟疫以及陌生的人们。

“他走时只是一个货栈里的瘦长个子的小伙，”老沃特说着，冲他妻子和儿子点点头，“十一年了——现在看看他。”

沃特太太礼貌地说：“他看上去没遭多少罪。”

老沃特说：“你知道，我想亲自去印度，就为了观光。”

军士长放下空酒杯，轻声叹口气，摇摇头说：“你去哪都好，就是别去印度。”说完，他若有所思地又摇摇头。

老沃特说：“我想看看那些古老的寺院，游方的和尚和卖艺的人。莫里斯，那天你跟我讲的一只猴爪什么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军士长急忙说道：“没什么，那事听起来没什么意思。”

沃特太太诧异地说：“猴爪？”

军士长又急急地说：“咳，没什么！就是你们叫巫术的东西。”

看到他的三位听众都如此渴望地倾听着，他心不在焉地将空杯举到嘴边又放下。沃特太太马上给他斟满。

“看吧。”军士长一边说一边在衣袋里摸着，“不过是一只干巴巴的普通小爪。”他从衣袋里掏出个东西递过去，沃特太太有点厌烦地缩回身子，赫伯特却接了过来，惊奇地仔仔细细看起来。

老沃特从儿子那接过爪子，问：“它有什么奇怪的？”他也仔细地看了看，又放在桌上。

军士长激动地说：“一个游方的和尚为它下了一道咒语。那和尚是一个真正的圣人，他想显示命运仍主宰着人的生命，而那些抗拒它的人将会不幸。他将一道咒语放在爪上，能使三个不同的人凭它满足各自的三个愿望。”他的听众们意识到，他们的轻视多少有点儿令他不快。

赫伯特聪明地问：“那么，先生，你自己为什么不提三个愿望呢？”

这位老兵以中年人常用来看待那些自以为是的年轻人的目光注视着他，平静地说：“我提了。”他黝黑的脸霎时变得毫无血色。

沃特太太问：“你是不是真的实现了三个愿望？”

“是的。”军士长说着，举起杯子，可是杯子碰到了他坚硬的牙齿。

老太太继续问：“有没有其他人提过愿望？”

他答道：“有，第一个人已提了他的三个愿望。我不知道那人头两个愿望是什么，但第三个是求死。因此我才得到了这只爪子。”他是那么严肃，大家安静下来了。

老沃特问道：“莫里斯，如果你提过了三个愿望，它对你已没有用处了。那么，你还留着它干什么？”

军士长摇摇头，慢慢地说：“我曾想卖掉它，但我想不行。而且人们也不想买，他们认为这是一条妖精的尾巴，或尾巴中的一截。他们怀疑它是否灵验，想要先试一试才肯付给我钱。况且，它已产生了足够的危害。”

“如果你还有另外三个愿望，你还能不能兑现？”老沃特双眼充满渴望地望着他。

“不知道。”军士长说，“我不知道。”

他用食指与拇指捏起那只爪子，放在眼前静静地看着，若有所思。突然，他一扬手把它扔到壁炉里。老沃特轻声叫了一下，俯身抢了出来。

军士长郑重地说：“最好把它烧了。”

老沃特说：“如果你不要，莫里斯，把它给我吧。”

军士长固执地说，“不行。我已将它扔到火里了。如你要它，以后发生什么事就别怪我。你应该做个聪明人，把它重新扔回火里烧掉。”

老沃特摇摇头，极其认真地看着他刚得到的东西，问道：“应该怎么使用它？”

军士长说：“用右手举着它，同时大声说出你的愿望。但我警告你，后果非常严重。”

沃特太太说道：“听起来就像《一千零一夜》。”她站起来准备做晚饭，说：“难道你不认为应该让我再多长几双手吗？”

她丈夫把这神奇的物件从衣袋里掏出来，一家三口开怀大笑。军士长的脸上却显出一种惊恐的神色，他抓住老沃特的手臂，生硬地说：“如果你要提愿望，就提些明智的。”

老沃特把它放回衣袋里，摆好椅子，示意他的朋友到桌边来。吃晚饭的时候，三位听众又沉迷在军士长在印度探险的第二个故事之中了，那神物几乎被大家忘记了。

客人告辞了，急着去赶最后一班火车。赫伯特送走他，关上门，说：“如果关于猴爪的话题还不比他刚刚告诉我们的事情真实，那我们就不会凭它得到什么。”

沃特太太盯着她丈夫问道：“亲爱的，你拿了他的东西，是不是该补偿给他点什么？”

老沃特有点脸红，说：“一件小事。他不要了，我想让他带走，他却又让我扔掉。”

“这事很可信。”赫伯特说着，装出害怕的样子，“我们怎么就不能拥有富贵、名望和幸福。父亲，许愿当国王吧，现在就开始，你不能怕老婆。”

沃特太太被惹生气了，手持一个沙发套要揍他，他绕着桌子跑。

老沃特从衣袋里拿出猴爪，用怀疑的眼光审视它。他慢慢地说：“我不知道该祈求些什么，不知道那些话是不是事实，它好像意味着我能得到我所要的一切。”

赫伯特把手搁在他肩上说：“如果你能让咱家的破房子蓬荜生辉，你会很高兴的。你干吗不试试呢？”

“好吧，就祈求要两百镑钱，看它是否灵验。”老沃特为自己的轻信而惭愧地微笑。他举起那神奇的东西。而他儿子摆出一副庄严的面孔，向他母亲使了个眼色，显得有点假。沃特太太正坐在钢琴旁，随手弹出几个激动的和音。

老沃特清清楚楚地说：“我要两百英镑。”

伴随着这句话，一串动听的音符从钢琴里传出来，却突然被老沃特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声大叫打断了。他妻子和儿子向他跑去。

他嚷道：“它动了！当我祈求时，它在我手里扭动像一条蛇。”他嫌弃地瞥了一眼已掉在地板上的那个东西。

他儿子拣起它放到桌上，说：“嘿，可我没看到钱。我打赌我永远也看不到那笔钱。”

他妻子关切地看着他说道：“亲爱的，那只是你的幻觉。”

他摇摇头：“不要紧，它让我吃了一惊，好在还没有什么坏处。”

他们重新在壁炉边坐下，两个男人抽着他们的烟斗。

屋外，风比先前刮得更大了，楼上的一扇门砰的关上。老沃特开始紧张起来。一种不寻常的沉默和压抑笼罩着三个人，直到老两口起身去就寝。

赫伯特在向他们道晚安，说道：“我期望明早你们能在床上发现鼓鼓囊囊的一大袋硬币，而可怕的东西就会蹲在衣柜顶上看着你们把不义之财装入腰包。”

赫伯特一个人坐在黑暗里，瞪着正在缓缓熄灭的炉火。从跳动的火焰上，他看到许多张脸，最后一张很吓人，很像猿猴，使他看愣了。那张脸变得越来越立体，还带着一丝若隐若现的笑。

他在桌上摸索，想抓起一只装水的杯子去浇它，却抓到了那只猴爪，他颤栗地在外套上擦了擦手，马上睡觉去了。

第二天早晨，当冬天的阳光射在早餐桌上时，屋内洋溢着昨晚所没有的一种平静而又温馨的气息，他为自己的胆怯而感到好笑。那个脏兮兮、干巴巴的小爪被漫不经心地搁在餐具柜上，显然没有人相信它能施出什么神力来。

沃特太太对丈夫说：“亲爱的，这样的愿望能实现简直是不可能。我们所听的都是些胡说八道！就算真的实现了，两百英镑又怎会害人呢？”

赫伯特轻浮地说：“也许钱会从半空中砸到他头上。”

老沃特说：“莫里斯说过，事情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以至于你们会把祈求的结果当做一种巧合。”

“好吧，在我回来之前，别把钱独吞了。”赫伯特边说边从桌边站起来，“如果那笔钱使你变成一个自私、贪婪的人，那么我们便与你脱离关系。”

他母亲笑着，陪他走到门口，看着他上了路。

她回到早餐桌上，开心地拿丈夫的轻信当做话柄。不多时，邮差来敲门，她匆匆跑去开门。她从邮差手里接过一张裁缝账单的同时，顺带打听了一下那位嗜酒的退役军士长。

当他们吃午餐时，她说：“赫伯特回家时，我想他会有更多的有趣话题和我们聊。”

“我想，”老沃特边说边给自己倒了些啤酒，“无论如何，那玩意儿在我手里动了，这我敢肯定。”

他妻子没搭腔，她看到屋外有陌生人在走动，并以一种犹豫不决的样子盯着屋子，看样子正试着下决心进来。她注意到那个人穿着考究，戴一顶崭新而有光泽的丝质礼帽，心里立刻联想到两百镑钱。

那人三次在大门口停下来，却又走开了。第四次，他站住了，把手搁在大门上，仿佛下了很大决心似的推开门，沿着小道走进院子里。

与此同时，沃特太太伸手到身后解开围裙带子，把围裙压在椅子的坐垫底下。

陌生人诡秘地盯着她，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她把似乎有点心神不安的客人带进屋里。

老太太为屋内寒酸的陈设、她丈夫的外套以及挂在外面的一件平时侍弄花草穿的衣服表示歉意。随后，她就以女性独有的耐心等待着他先开口说明来做什么。

奇怪的是，他一直沉默着。

“我是受人之托来拜访的。”他终于开口了，同时弯腰从裤子上取下一片棉花，“我从莫乌和麦金斯那来。”

“有什么事？”老太太感到不妙，她稳住呼吸，又问，“赫伯特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事？到底出了什么事？”

她丈夫打断她：“亲爱的，你说到哪去了？”他急急地说：“坐下，别急于听结论。我相信，你不会带来坏消息的，先生。”他渴望地望着对方。

来人说道：“非常抱歉！”

做母亲的焦急地问：“他出事了？”

那人默然地低下头，小声说：“出了大事，但他没一点痛苦。”

“哦，感谢上帝！”老太太说着，双手相握做出祈祷的姿势，“为此我感谢上帝！感谢……”

当她渐渐明白这不吉祥的话语中的意思时，突然住嘴了。她看到她的担忧在对方扭到一旁的脸上得到了可怕的证实。她感到窒息，转向还没反应过来的丈夫，将一只颤抖的手放在他身上。

长久的沉默。

来访者最后低声说道：“他被卷到了机器里。”

“卷到了机器里。”老沃特茫然地重复着。

“是的。”

老沃特面无表情地瞪着窗外。他将妻子的手放在自己的双手中按着，就像他们在漫长的近四十年的相爱的日子里所习惯的那样。

“他就一个人离开了我们，这是难以忍受的。”老沃特说，他镇静地转向来人。

对方咳嗽一声站起身，慢慢走到窗边，把目光投向窗外：“公司希望我，就你们所遭受的巨大打击向你们转达他们真挚的同情。我请求你们理解，我不过是遵从命令，我只是他们的随从。”

然而他没有得到回答，老头儿的脸色看上去与他的朋友军士长第一次被送上战场时一样。而老太太脸色煞白，双目发直，好像呼吸都停止了。

对方继续说：“我刚才说是说莫乌和麦金斯不承认一切责任，他们根本不想承认应该对这件事负责。但考虑到你们儿子的贡献，他们想送给你们一笔钱作为补偿。”

老沃特放下妻子的手，站了起来，眼光可怕地盯着这个陌生人。他的干裂的嘴唇里挤出几个字：“多少钱？”

“两百英镑。”

他的妻子发出让人心惊的尖叫。老沃特虚弱地微笑着，仿佛未觉察到他妻子的声音。他像看不到东西一样伸出手去，又垂下，毫无知觉地让一堆钱掉到了地板上。

老两口在约两英里外的一个巨大的新坟里，埋葬了他们的儿子，然后回到了矗立在寂静和阴影中的屋子。

开始他们不信是真的，依然停留在一种期待中。这一切来得太快了。虽然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但仍未减轻老人们心中难言的痛苦。

大约过了一个礼拜，老沃特在半夜突然醒来。他伸出手去摸，发现床上就他一人。室内漆黑一片，从窗边传来压低的哭泣声，他从床上坐起来听着。

“回来，你会着凉的。”他温柔地说。

“我儿子会更凉。”老太太说着，又哭起来。

啜泣声在他耳边渐渐消失，床很暖和，他抑制不住自己的困意，断断续续地打着盹，睡着了。突然他妻子突如其来地发出一声疯狂的喊叫，把他从睡梦中惊醒。“爪子！”她急切地喊道，“那只猴爪！”

“哪儿？它在哪儿？什么事？”他惊恐地从床上坐起来。

她跌跌撞撞地穿过房间走过来，稍微平静下来，她说：“我需要它，你没把它毁了吧？”

他感到惊讶：“它还在客厅里的餐具柜上。你问这干什么？”

她又叫又笑，俯身亲他的脸颊。她歇斯底里地说：“我刚刚才想到它！为什么我以前没想到？为什么你没想到？”

他问：“想到什么？”

她很快答道：“另外两个愿望！我们只提了一个。”

他愤怒地问：“那还不够吗？”

“不，”她得意地叫道，“我们还能再提一个。快去把它拿来，许愿让我们的儿子复活。”

“仁慈的上帝，你疯了！”老沃特叫道。他坐在床上，四肢发抖地推开被子。他为妻子疯狂的念头惊呆了。

“快去拿它，”她喘着气，“快去拿它，来许愿！哦，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她丈夫划了一根火柴点燃蜡烛，固执地说：“回床上去。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们兑现了第一个愿望。”老太太狂热地说，“为什么不提第二个？”

老沃特结结巴巴地说道：“那只是一种巧合。”

“去拿来求呀。”他妻子叫道，激动得发抖。

老沃特转身注视着她，声音颤抖地说：“他已死了十天，而且他——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他离去的时候，只能看出来他穿的衣服，完全认不出他的样子了。对你来说，他太可怕了，看都不能看，即使复活又能怎样？”

“让他回来。”老太太叫道，推他到门口，“你难道以为我会害怕自己养大的孩子？”

他在黑暗中下楼，摸索到客厅，再找餐具柜。那神物果然在原处，一种极度的恐惧震撼了他，想到许愿说把他残缺不全的儿子带到面前，他恨不得逃出这屋子。

想着想着，他发现找不到门口了，他喘不上气来，额头上全是冷汗。他感到自己正在绕着桌子兜圈。

于是，他摸着墙走，直到发现自己手里拿着那讨厌的东西站在小过道里。

他进卧室时，看到妻子的脸色好像变了，苍白而又有所期待，可怕的是她似乎以一种异乎寻常的眼光望着那东西，他有点怕她了。

她用一种坚决的声音叫道：“许愿呀！”

他声音发颤：“这真是又愚蠢又邪恶的事情。”

“你快求呀！”他妻子重复道。

他举起手：“我祈求我儿子复活。”

那神物掉到地上，他恐惧地注视着它，然后战栗着陷进一把椅子上。

老太太却红着眼，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他坐着，感到凉意逼人，偶尔瞥了一眼正盯着窗外的老太太的身影。蜡烛快烧完了，马上就会烧到那支中国式烛台的边缘，烛光把跳动的影子映在天花板和墙上。

烛火在跳出一个大火花后熄灭了。

本着一种对神物失灵的无可言状的宽慰感，他溜回床上。过了一会儿，老太太沉默而又失落地来到他身旁。两个人谁都没有讲话，静静地躺着听着钟表走动的声音。

楼梯吱的一响，一只吱吱叫的老鼠急匆匆地沿着墙根跑过去。

黑暗是难以忍受的。躺了一会儿后，他鼓起勇气，拿了一盒火柴，划着一根，下楼去找蜡烛。

他走到楼梯脚，火柴熄了。他停下来又划另一根。就在这时，响起一下敲门声，极轻微而又隐秘，几乎无法听见。

火柴脱手掉落在过道里，他站着不动，屏住呼吸仔细倾听。

敲门声再次响起，他飞快地转身逃回卧室，在身后关上门。

然而，第三次敲门声响彻了整座房子。

老太太惊叫起来：“那是什么声音？”

老沃特哆嗦着说：“老鼠——一只老鼠，下楼梯时从我身边跑过。”

他妻子坐在床上听着，一下重重的敲门声又响彻整座房子。

“是赫伯特！”她尖叫起来，“一定是赫伯特！”

她奔向门口，但她丈夫已抢在她前面紧紧抓住她的胳膊。他声音嘶哑地低声问：“你想干什么？”

她叫道：“是我的孩子，是赫伯特！”她机械地反抗着：“我忘记那儿有两英里远了，你抓住我干什么？让我去，让我去给他开门！”

老沃特发抖地叫道：“看在上帝的面上别让他进来！”

她叫着，挣扎着：“你难道怕自己的儿子？让我去。我来了，赫伯特，我来了！”

又一下敲门声，接着又一下，敲门声越来越急促，老太太突然挣脱，跑出卧室。她丈夫恳求地叫着，追了几步，她却飞快地冲下楼去了。

他听到链锁被嘎吱嘎吱地拖开，底门正被缓慢地、不灵活地从插座中拔出来。他还听到老太太紧张的喘气声。“门门。”她高声叫过，“你下来，我拖不出来。”

老头儿并不理会她，他这时正手脚并用在地板上急急地摸索着，他一心想找那只爪子，只要在外边那个东西进来之前找到它就能得救了。

又一连串猛烈的敲门声回荡在整座房子里，他听到链锁的刮擦声，他妻子正把它从门上拆下来，他还听到门门正吱嘎作响地慢慢往外移动。与此同时他也发现了猴爪，慌忙中他狂乱地喊出他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愿望。

敲门声突然中止。

回音还在屋子里激荡，他听到链锁被拽掉的声音。

门打开了，一股寒风冲进屋子，他妻子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失望而又痛苦的哭喊。

他哆嗦着站起来，鼓足勇气跑下楼，来到妻子的身旁——大门外空荡荡的，一个人影都没有。在他眼前的只有对面闪烁的街灯，和昏暗的灯光下那条荒凉寂静的大道。

恐怖的黑水池/[美]亨利·特里特·斯佩里

让他见鬼去吧！如果他愿意，让他的灵魂永远在这湖上游荡吧，他，普鲁斯·赫德，一辈子都比拉易·图雷沃基高一筹，即使死了这种优势依然不会改变……

普鲁斯·赫德松开了紧抓着尸体的手，尸体从船舷滑进了湖里，几乎没有听到水花溅起的声音。船突然减轻了重量，晃了又晃，又稳住了。

湖水是这样的清澈，月亮是这样的明亮。赫德跪在船尾，盯着船边。他几乎想在拉易·图雷沃基的尸体沉下去之前，和它一起浸入水中……

但是他不能沉溺于这种胡思乱想。普鲁斯·赫德的胜利是短暂的。事情已经结束了。拉易·图雷沃基已经死了，尸体处理掉了，可是还有玛莉。现在，赫德必须回去，回去面对这个事实。

上帝啊，他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他怎么能对他美丽可爱的妻子玛莉下这样的毒手？可是她和图雷沃基一样有罪。他们俩都该死。他们都背叛了他。最重要的是，玛莉亲眼目睹了他是怎样杀死图雷沃基的。

当赫德把船往岸上划的时候，他的心感到那么冰冷、沉重。

玛莉死了……玛莉死了……这句话在他的脑海里像脉搏一样跳动。它那如宿命般不变的节奏使他无暇去想其他事。它使周围的一切感觉起来都有些异样。船桨在水中划水的声音，收回桨时溅起水花的声音——这些普普通通的声音听起来都有了新的含义。

他离湖岸越来越近，水边的树荫沉沉地压过来，又退到他身后——沉默，神秘，好像隐藏着一个新的怪异的谜。

踏上湖堤，系好船，赫德对他刚才莫名的紧张嗤之以鼻。啊！太荒唐了。

他停下来，回头朝湖的中央望了望。他微微有点吃惊，就在他刚才扔掉图雷沃基尸体的地方，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闪光。那会是什么东西，是还没消失的水泡？还是图雷沃基肺里残留的空气？

嘿，见鬼！赫德猛地一转身，踏着坚定的步子从湖堤往岸上走去，径直沿着湖岸朝家里去了。事情已经了结，他要把图雷沃基完全从他心头抹去，好像从未存在过一样。

他突然停了下来，他看见一个黑色的影子从后门的台阶沿着小路朝他冲过来，他被吓得不敢出气……原来是他的丹麦狗艾利克跑来迎接他。

赫德拍了拍那条大狗的脑袋，狗扑到他身上，前脚抱住他的胸膛，兴奋不已地叫着。

狗跟着赫德一直走到房子的后门，它刚才欢迎主人时的那股兴奋劲好像消失了。它还在吠着，可是调子不一样了。赫德走近门的时候，它沉闷地叫了一两声。赫德没留意，狗突然跃到他的前面，拦住了他的去路。人和狗在月光下对视。赫德轻声笑着：“噢，你想到树林里面散步？抱歉，艾利克，改天吧。你现在快让开。”赫德正准备朝前走，大狗突然狂吠起来，叫声听起来像某种警告。赫德吓了一大跳，好像刚才狗一直在求他，现在却突然命令起他来了。

赫德不能容忍任何反抗行为，哪怕是一只动物的反抗。要知道，艾利克以前从来没有冲他狂吠过。赫德勃然大怒，大吼一声，声音比狗叫更凶恶。他抬起脚，狠狠地踢了狗肚子一脚。

“该死的，滚一边去！”

尽管这条狗身材高大，但挨了这么狠的一脚，还是倒退了好几步。它低低地像是呻吟般地叫了一声，它站在那儿盯着主人，湿润的大眼睛里抑郁地闪着光。

赫德拿他粗大的手掌用力抹了一下前额，发现全是汗。然后，他继续朝家里走去。

走到黑洞洞的厨房里，普鲁斯·赫德突然停了下来。刚才他和狗的那番交手让他暂时恢复了平日的自信，但是现在那种感觉又消失了。一种令人恶心的害怕，还有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无法忍受的恐惧，混杂在一起袭击着他。

他将再次面对玛莉……下手的时候，他完全被狂怒冲昏了脑袋，当时没有感到任何后悔。可是现在，在完全清醒过来之后，他的理智能够挺住这种巨大的冲击吗？他怎么可能像离开时那样，再次走进屋子面对玛莉？

赫德的拳头紧紧地攥在腰间，下颌的肌肉也抽搐起来。他下意识地踮起脚尖，蹑手蹑脚地穿过餐厅，透过另一头的拱廊，他可以看见起居室里亮着一盏柔和的灯。

玛莉在那儿，他知道，她的尸体僵直地躺在壁炉前面。

赫德最终遏制住了自己想后退的欲望，强迫自己走了过去。然而，当他站在两个房间之间的拱廊里时，完全僵住了！

玛莉并没有躺在壁炉前面的地板上，而是平静地坐在她最喜欢的椅子上，若有所思地盯着炉火。她平和的脸上没有任何伤痕，包裹着她优美的躯体的那件深玫瑰色的睡衣也没有任何凌乱的痕迹。

她注意到站在门口的赫德了。她缓缓转过头，看着他，露出了笑容。

“玛莉——”赫德不知所措。

他猛地冲进房间，跪在玛莉面前，颤抖的双臂抱紧她的膝盖。他叫起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知道我不会干出这种事的。我只不过做了一场梦，玛莉，只不过是一场可怕的噩梦。当然，我不会对你下手了。我爱你，玛莉……我爱你……”

他哭了起来，脸埋在她的大腿间。她的手抚摩着他的头发。

“我也爱你，普鲁斯。可是你总是显得这么冷淡，对我漠不关心。我从来没有想到你这么爱我，竟然肯为了我杀人……”她的声音如云雾在空气中飘浮着。

赫德慢慢抬起头，望着妻子的眼睛。他觉得有点奇怪，玛莉怎么会说这样的话。他从来没料到玛莉会这样看这件事，这使他感到莫明其妙，不知怎么办才好。但是玛莉又冲着他笑了，那种奇怪的感觉便消失了。

她说：“告诉我，普鲁斯，你是怎么处理尸体的？你把它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了吗？”

赫德不知为什么心头掠过一阵寒意，但是他点点头，仍然望着她的眼睛。他低声说：“丢到湖里了。”

“普鲁斯，你在尸体上套上重物了吗？这样它就不会浮上来被人发现了……”

“我的天哪！”赫德跳了起来，眼里顿时充满了恐惧，他叫起来，“我、我忘了！它会浮上来的，玛莉！尸体过了几天总是会浮上来的。别人会发现的！”

“普鲁斯，你必须回去一趟。”玛莉的声音很平静、谨慎。她对整个事件的态度出奇地，几乎是离奇地冷静，可是赫德极度害怕尸体被发现，已经顾不得别的了。他几乎没有注意到她语气和神情的特别。要知道，这和他以前所知道的玛莉判若两人。

他低声说着：“是的，是的，我必须回去……地窖里面有很多石块……”

他跌跌撞撞地出了门，摸索着穿过餐厅，走下地窖的梯子。

大狗艾利克寸步不离地跟着他，试图拦住他。刚才他的那一脚显然让它伤得不轻，可是它仍然极其顽强地挡住他的去路，不让他到停船的地方，它大大的身子在他周围绕来绕去，甚至想用它的大嘴咬住他的脚后跟。

刚才那一脚显然踢断了艾利克的一两根肋骨，赫德感到非常后悔。赫德虽然处于极度恐慌之中，但他对他的宠物很温和，他决定天一亮就带它去找兽医，但是首先他必须把拉易·图雷沃基的尸体搞定。